

下海女人 姊妹篇

弄潮女

谷村 著

群 众 出 版 社

弄 潮 女

谷 村 著

群 众 出 版 社
一九九八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弄潮女/谷村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1998

ISBN 7-5014-1880-2

I. 弄… II. 谷…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98) 第28333号

1376

弄潮女
谷村著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通州鑫欣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X1168 毫米 大32本 12印张 259千字
1998年10月第一版 1998年10月第一次印刷

ISBN7-5014-1880-2/I·757 定价19.20元
印数: 0001-2000册

内 容 简 介

做女人难，做一个清白无瑕而又年青漂亮的女人更难。此书描写在经济大潮中奋勇搏击、历尽艰难困苦的几个年青女人的故事。

郑慧芳是一家乡镇企业的副总经理，由于一笔巨额贷款未能及时归还，副区长竟利用职权，威胁其给自己当情妇，遭到郑的拒绝；公司总经理搞不正之风受到郑的抵制，怀恨在心，正欲寻机报复……郑慧芳去找一个丈夫是建筑业大款的闺友秦秀梅想办法。没想到秦的丈夫庞奎泉成为大款之后移爱别向，早已过上纸醉金迷的生活……郑慧芳无可奈何，被监禁审查。后经回国投资办企业的华侨、她的叔叔郑雪峰的帮助，还清贷款，她才得以获释。

经历一番周折，郑慧芳为自己的服装公司组建了一支模特队伍……结果，大大地促进了企业新产品的开发和销售。

在帮助女友秦秀梅摆脱精神困境之际，郑慧芳又结识了一位事业心强却时乖运蹇的教师黄桂芬。三个层次不同、遭遇各异的女人终于携起手来……她们在走过爱情坎坷之路以后，都找到了美满的归宿。

故事未了，庞奎泉坐吃山空，却无法忍受将他的财产挥霍殆尽的姘头另觅新欢，竟与佳人同归于尽；几位以权谋私、仗势枉法的人亦受到正义的审判。小说以改革开放为背景，以女性的视角深入浅出地揭露、鞭笞了现实生活中的不正之风，提出了一些耐人寻味且又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目 录

楔 子		(1)
第 一 章	蹉跎岁月	(6)
第 二 章	女企业家	(28)
第 三 章	俟河之清	(51)
第 四 章	迪斯科灯下	(76)
第 五 章	路在何方	(100)
第 六 章	无言的结局	(118)
第 七 章	潇洒走一回	(148)
第 八 章	别开生面	(171)
第 九 章	受伤的女人	(203)
第 十 章	变心的翅膀	(223)
第十一章	明天会更好	(244)
第十二章	迟来的爱	(271)
第十三章	为了爱梦一生	(298)
第十四章	情恨末路	(331)
第十五章	为往事干杯	(359)
尾 声		(380)

楔 子

一架波音 747 在低空盘旋了几圈之后，终于冲上了跑道，巨大的“嗡嗡”声还没有消失，寂静的候机厅里就突地喧闹起来。稍顷，通往机场的门口涌进来一些提着旅行箱、包的旅客；在厅内等候的人们一个个张大了眼睛，有些人站起来，紧张地寻视着随时可能出现的亲友。

亲人们团聚了：客气的寒暄，真心的问候，礼貌地握手，有的甚至亲切地拥抱……然后，说笑着向厅外走去。

人群中走过来一个鬓发花白、精神矍铄的老者，他那一身笔挺的银灰色西装凡是行家一眼就能看出是纯牌的高档货，他雍容雅步，且矫矫不群，毫不掩饰他的身份与众不同。事实上，他也确乎不是寻常人——是马来西亚裕华公司的总裁郑雪峰。

郑雪峰笑吟吟地扫视着候客厅，目光在亲友相聚的人群间划过——他显然是在期待着什么，然而，他渐渐皱紧的眉心表现着他的失望。

候机厅里的人渐渐少了。

郑雪峰长长吁了口气，无可奈何地向厅外走去。

候机厅门外的广场上，一辆辆汽车载着客人疾驶而去，郑雪峰已经显得有些焦虑不安了。

正在这时，身后大厅里传来一阵清脆的高跟鞋踏地声，郑

弄潮女

雪峰情不自禁地转过头，看见一个年轻姑娘走过来，他不由得喜上眉梢，迟疑地叫了声：“小芳！……”

那个姑娘莞尔一笑，说：“老同志，您认错人了……”

郑雪峰一怔：“那……您是？……”

“我是机场的服务员，看见您……老同志，您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帮助吗？”

郑雪峰暗暗叹了口气，说：“哦，是这样，我是从海外回来的，原已给我的侄女发来电报，让她来机场接我……”

那个服务员仍在甜甜地笑着：“可是，她没有来——这种情况是常有的，很可能是她工作太忙，一时抽不出身来，您不妨给她的单位打个电话，再联系一下。”

“也只能这样了，只是……”

“您是不是不知道她的电话号码，这没关系，我可以帮您查一下。您的侄女叫什么名字，她在哪个单位工作？”

两个人一边说着话，一边向候机厅内走去。

“她叫郑慧芳，是……”

服务员笑着打断他的话：“哦，我知道她，是‘嘉美服装公司’的副总经理……”

郑雪峰的脸上闪过一丝欣慰的笑。

他们走进机场的电话间，那个服务员翻看了一下电话号码簿，拿起耳机，拨了几个号码：“喂，您好，我是机场，您是嘉美服装公司吗？我找你们郑经理说话。”

耳机那边传来一个姑娘的声音：“对不起，她不在。”

服务员转向郑雪峰，迟疑着说：“老先生，郑经理不在，您看……”

郑雪峰接过耳机，客气地说：“喂，同志，拜托了。我是

刚从海外归来的华侨，郑慧芳是我失散多年的侄女，麻烦您告诉我，她到什么地方去了？”

电话对面的姑娘迟疑了一下，说：“老同志，您稍等一下，我给您叫我们的安总经理说话。”

隔了一会儿，耳机里又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您是郑老先生吗——哦，实在对不起，我也只能告诉您：我们的郑经理很可能是失踪了……”

郑雪峰目瞪口呆：“什么，你说什么，她怎么？……”

耳机里不紧不慢的声音：“哦，当然了，这仅仅是我们的估计——她已经足有一个多礼拜没到单位来上班了，我们都不知道她去了哪儿……”

郑雪峰无可奈何地挂断了电话……

市政府的几位领导在“迎宾大厦”的歌舞厅里招待马来西亚裕华公司的总经理兼董事长郑雪峰先生，占用了个雅间，结果，“迎宾歌舞厅”也只好暂时停业。

包间里，两张桌面上几乎摆满了美酒佳肴，但服务小姐仍在陆续端菜进来。

陈副市长手里端着酒杯，笑吟吟地说：“郑先生，由于您的到来，我们真切地体会到了裕华公司的诚意，我代表市政府领导同志向您表示热烈的欢迎，并预祝我们合作愉快。来，大家为我们的合作及早付诸实施干杯！”

大家举杯、饮酒。

然而，郑雪峰虽也举杯一饮而尽，却明显地表现出他兴致索然。常与外宾打交道、颇有经验的陈副市长注意到了郑雪峰的气色，他迟疑了一下，向身旁的副秘书长方雨生递去个眼色。

弄潮女

方雨生凑近副市长身边，两人耳语了几句。

方雨生站起来，走到郑雪峰身边，低声说：“郑先生，我们借一步说几句话好吗？”

郑雪峰迟疑着站起来，和方雨生一起走出雅间。

他们走进毗邻的一个雅间，两人落座后，方雨生给郑雪峰点了支烟，说：“郑先生，实在不好意思——今天上午，您在电话里和我打过招呼之后我就向陈副市长汇报了，也没事先争得您的同意就准备了这个场面——这完全是我考虑不周。您、您有什么想法，可以和我……”

郑雪峰黧然一笑，说：“方秘书长，实在对不起，您领会错了，我的确是心里有些不痛快，不过，却不是因为您，更和那个项目的事毫不相干。”

“您究竟是因为什么事，能告诉我吗？……”方雨生见对方迟疑着，又接着说，“郑先生，您到了鹿州市就是我们的客人，无论什么事，只要是力所能及的，我们都可以为您效劳，您不必客气。”

郑雪峰沉吟了一会儿，说：“哦，事情是这样，您或许还不知道，我和前段时间代表裕华公司来咱们市考察的罗经理都是咱们鹿州市人。其实，说句实在话，还是他极力主张要在鹿州市搞这个项目，所以我就派他当了那个项目的全权代表。他回去以后偶然提到了咱们市里一家叫‘嘉美’的服装公司，还特别提到了他们的副总经理……”

方雨生接过话头：“我清楚那家公司，搞得不错，也知道他们的副总经理叫郑慧芳，是个非常能干的女企业家……哦，她也姓郑，莫非你们？……”

“您估计得不错。根据罗经理讲的情况，可以肯定她就是

我多年失去联系的亲侄女。于是，我给嘉美服装公司打来个电报，就匆匆赶了回来……”

“恭喜你们叔侄团聚……”

“很遗憾，她、她已经失踪了……”

“什么，您说什么，郑慧芳失踪了？……”

郑雪峰苦笑着摇了摇头，说：“大概是这样吧。已将近一天了，无论是电话、还是到她的家里，都没能找到她……”

“不，这绝不可能……”方雨生沉吟了一下，“郑先生，您先在这儿休息一会儿，我去去就来。”

方雨生走向那个KTV包间，凑近陈副市长身边，耳语了几句；陈副市长惊疑了一瞬，点了点头。方雨生又匆匆来到迎宾大厦的电话间，拿起了电话耳机：

“喂，市公安局吗，我是方雨生，找你们郭局长。”

稍顷，电话里传来市公安局郭局长的声音：“喂，我是郭敬涛，你是？……”

“我是方雨生。”

“哦，是方秘书长啊，你不是陪陈副市长……有什么事吗，这么晚了还……”

“是这样：嘉美服装公司的郑经理……哦，就是那个女企业家郑慧芳——她失踪了……”

“你说什么，郑慧芳怎么了？……”

“她、失踪了——事儿也巧，来咱们市投资建纺织厂的那位华侨是他嫡亲叔父，陈副市长正在招待他。陈副市长特别指示：请你们即刻行动，一旦查到郑慧芳的下落马上汇报给他。老郭，这件事儿可得抓紧呵，闹不好就会影响……”

第一章 蹉跎岁月

在商品意识泛滥的社会现实中，作为一个女人很难，而作为一个漂亮女人更难——无数坎坷、陷阱摆在她的面前……

这是个三室两厅的大单元，卧室、起居室、书房、客厅、餐厅，房间布置得豪华而不落俗套：几个房间清一色都是华丽板吊顶，喷涂墙面；客厅屋顶中间是一盏枝状大吊灯，墨绿色的窗帘，猩红色的地毯铺盖着水磨石地面，两个内墙角摆着根雕制花盆架，盆里的茶花散发着淡淡幽香；迎门墙上挂着一块长方形匾牌，匾面中间用金字写着“女企业家”。靠左首墙角是个高及顶棚、上面摆满了真假古董的古董架。此刻，时已入夜，客厅里只点着一盏低度壁灯，屋里显得有些昏暗，倒是开着门的书房里有较强的光线射出来：房里亮着吊灯，写字台上还点着台灯。

然而，这所住宅的主人郑慧芳却没有坐在写字台前，而

是靠在沙发上，她手指间夹着支香烟，却没点燃——她在默默地沉思着，脸上的神色表现着她的忧虑和愤愤不平：

“他们到底要干什么，我又做错了什么？让我写检查，我写些什么？……难道真像秀梅所说，他们要在我身上搞一次文化大革命？……”

“我就不信这个邪！哦，对了，我明天就去市人大，把问题直接反映上去，看他们……”

正在这时，“笃、笃、笃……”响起了几下敲门声。

郑慧芳迟疑了一下，走出书房，问：“谁？……”

门外是个男人的声音：“开门，我们是公安局的！”

郑慧芳一怔，从防盗孔里往外看去，果然是穿警服的公安人员，她迟疑着打开了屋门。

两男一女三个公安人员走了进来。其中一个年纪较大的警察亮出一份证明，说：“郑慧芳，你的问题已经由检察部门交到了我们局，局领导决定对你进行拘留审查。你在这上面签个字吧。”

郑慧芳惊得目瞪口呆，迟迟说：“你、你们……”

“哦，是这样：由于你在嘉美服装公司的职务关系，我们不方便在你的工作时间办案——这是经过局领导研究决定的，希望你能配合我们的工作。”

郑慧芳沉吟了一下，冷冷说：“好吧，我跟你们走……”

一辆面包型警车在公路上飞驰着。

汽车里，郑慧芳和一个女警察坐在中间的位置上，后面的座位上坐了个男警察。

一夜的拘留在郑慧芳的脸上留下了极度疲倦的痕迹，她

弄潮女

怒瞪着的两眼像是在喷火。那个男警察从倒车镜里看到了郑慧芳的脸色，冷冷一笑，不无调侃地说：“郑女士，别气呼呼的，这对你没好处，我可以告诉你：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每个公民都有被收审的权利——这是你的权利，你哪能不享受？”

郑慧芳沉吟着说：“……同志，能不能告诉我？……”

她身旁的女警察打断她的话：“郑慧芳，我必须警告你：从我们把你从你的家里提出来的时候起，你和我们就已经不是同志了，你应该叫我们队长……”

那个男警察“呵呵”一笑，说：“小穆，你何必这么急？人家郑女士是嘉美公司副总经理——有身份的人，如果在这件事儿以前，你到人家公司里，想见郑总经理一面还得看人家有没有空；这回虽然是出了这档子事儿，人家经理的架子也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放下来的……”

女警察撇了撇嘴，说：“什么狗屁经理！现在这个年头，不管什么人，只要花点钱办个营业执照，转眼就能成经理——没有一个好东西。郑慧芳，你也不用不服气，等你进了监室、用不了半个小时就知道锅是铁打的了。”

郑慧芳气得说不出话来。

正像那个女警察所说，仅仅过了十几分钟，郑慧芳就亲身体验到了“锅是铁打的”——进行过简单的登记手续之后，郑慧芳被一个女看守警带进了监室。这是个二十平方米左右的房间：左首，从门到窗用木板搭了个通床，屋里有十来个女人，横七竖八地在床上散懒地或躺或卧，像一群精神病患者，当铁皮屋门外响起开锁声音的时候，这些女人就像是被打了一针强心剂，倏忽间全都站到了床沿下面。

带着郑慧芳进来的女看守声色俱厉地喝斥：“都给我站规矩点儿，看你们这帮人的熊样！”

那些女人不寒而栗，都动了下身子。

女看守对一个中年女人说：“鲁桂芝，这个人姓郑，你负责安排一下她的事儿，记住，让她在明天之内背好‘监规’，背不好唯你是问。哦，对了，她暂时没有行李，好在天气还不冷，你们先将就着凑和一下。”

中年女人毕恭毕敬地说：“是，队长！……”

那个女看守警转身走了出去，女囚们都做了个鬼脸儿。

铁房门从外面锁上了。就在这瞬间，那些女人竟即刻像疯了一样、呼地把郑慧芳包围起来，十几只手上上下下、异常麻利——转眼间便把她身上所有的零用东西搜了个干干净净。尤其令人难堪的是：有两三只手肆虐般地揉搓着她的胸，另有一个趁乱把手从郑的裙子下面伸了进去！……

郑慧芳惊叫、挣扎、哀求……却只是一瞬，那几个女人已经躺倒在床上、享受着从郑慧芳身上搜出来的东西——吸烟、吃零嘴……郑慧芳的骨头像是散了架，颓然歪靠在墙边，她的眼角沁出了几颗泪珠。

那姓鲁的女人冷眼看了郑慧芳一会儿，嘿嘿一笑，说：“够意思，这个妞儿还算懂点儿规矩，姐妹儿们，冲着她上供的这些东西就不让她反省了——你们说怎么样？”

那些女人应声附和，含含糊糊地答应着。

郑慧芳实在太累了，她闭上眼，靠在墙边、朦朦胧胧睡了过去。但时间不大，她又猛地被惊醒了——

她身边的一个女人狠狠地搽了她一把，当她蓦地反应过来的时候，那个女看守警又带了个女人走进来。她慌忙和那

弄潮女

些女人一样，规规矩矩站到床下……

女看守警走后，这些女人又在那个新进来的女人身上重复着对待郑慧芳的动作；那个女人不但拼命地反抗，而且，她身上几乎是一无所有。

鲁桂芝被激怒了，喝了声：“动手，帮助她反省！”

曾躲在墙角吸烟的三个女人应声而动，呼地扑上去，挟持着那个女人，把她的头按在墙角的马桶里……

郑慧芳惊得目瞪口呆……

晚饭打回来以后，郑慧芳坐在床沿上，看着面前的两个碗发呆：一个饭碗里是玉米面粥，另一个碗里放了个窝头，几根咸菜条……是啊，她或许也曾吃过这样的饮食，却已经没有记忆。然而，屋里的其他人却都在狼吞虎咽，等吃光了自己的饭菜后，几道贪婪的目光扫向郑慧芳碗里的食物。

鲁桂芝仿佛最理解大家的心境，对郑慧芳说：“小郑，新来的人大都是吃不下的。你要是不怎么饿，就……就让我们帮你吃了吧。”

郑慧芳默默地点了点头。鲁桂芝留下了半个窝头，把其他食物分给其他人。郑慧芳痴痴呆呆地望着她们迫不及待地……

时光在寂寞中缓缓地流逝，郑慧芳两眼痴痴呆呆地望着窗外渐渐暗下来的天空，又仿佛什么也没有看见，她的脑海里反复思考着一个问题：“为什么？……”

然而，考虑的结果却是一片茫然。

蓦地听见院子里有看守警在叫：

“熄灯了，都躺下睡觉！……”

电灯灭了。郑慧芳和衣倒在床上，她辗转反侧了好长一段时间，终于痛苦地闭上了眼睛。月光透过玻璃映在她的脸上，照见她的眼泪顺着脸颊缓缓流下。她陷入了往事的回忆……

二

茫茫宇宙存在着许多奥秘，包括已经为人们所认识的和更多的尚未被人们所认识的，探索、认识这些奥秘使那些自然科学家们耗尽了心血、熬白了头发。但无穷无尽的奥秘仍在前面神秘地眨着眼睛，引诱着人们为它献出毕生精力。

且莫说那茫茫宇宙，便是这小小寰球上面的人世间，又有多少事鲜为人知？

世界上的事情有一半乃至多一半是发生在女人身上，而这些事又居多使人见怪不怪地发生在年轻、漂亮的女人身上——幸运仿佛喜欢照顾漂亮的女人，而灾难也同样容易找上漂亮女人——这或许是无所不至的上帝也偏爱于漂亮的女人，但却绝没有人会怀疑这是个绝对正确的真理。

就拿我们这位女企业家来说吧，她虽然还年纪轻轻，但是，她所走过的道路却是极其复杂而又曲折的，几乎可以断言，即使是一个命运相当坎坷的女人，把其毕生的阅历加在一起，也绝没有她这年轻生命经历得多……

嘉美服装公司是家拥有近六百名职工、四个服装加工厂的乡镇企业，设备齐全，工艺先进。虽然是家新兴起的企业，但在近几年来却推出了 20 多种服装新款式，毛料男女西装和真丝套裙先后荣获省级优质奖；“嘉美牌”服装以它优美的款

式、精细的做工受到广大客户的青睐，尤其在去年又打开了国际市场，在西欧几个国家也成了抢手货。五年的时间在历史长河中不过是弹指一挥般的一瞬，然而，只有几十个工人，挤在经过改造的原来生产大队队部和饲养处里，利用二十几台脚踏缝纫机生产一些劳保用品，间或给市服装厂加工一些简单产品的小厂，在安总经理和郑慧芳的共同领导之下，只经历了五个年头就发展到了现在这个样子，已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近两年来，嘉美服装公司已经旧貌换新颜：高大宽敞的生产车间建起来了，有了自己的办公楼，已经成了在市里挂号的中型企业。企业发展了，壮大了，企业所在地的郑家庄里绝大部分人已经弃农为工，嘉美服装公司使他们先人一步过上了小康生活。诚然，作为企业的承包者之一，郑慧芳也不是没得到实惠。

去年，独身的郑慧芳在新建成的西华里小区买下了一套足以令一般政府官员眼馋的三室两厅、楼下备有车库的单元，而且房间里面布置得也十分豪华。在许多人的眼里，她是位单身贵族，而且从表面上看，她生活得非常惬意——除却处理嘉美公司里面她无可推却的事物之外，其余时间都显得非常轻松：高兴起来也常到街上的舞厅里潇洒走一回，到了星期天或者节假日，有的时候，她自己动手烧上几个可口的菜，请公司里面的要好的姐妹们热热闹闹地吃上一顿，而大多数情况是她把自己关在客厅里，一边品尝着小吃一边欣赏着流行的通俗歌曲，悠哉闲哉地到深夜。

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郑慧芳已经是位受人尊敬的女强人，但是，深深埋藏在她内心的痛苦却鲜为人知了。